

关于创世日和地球年龄，一些有影响力的牧师和神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圣经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 4:11-12](#)）。这些有影响力的领袖通过教导、劝勉、安慰和带领神的子民应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关怀他们。

由于西方世界均变论思想的影响，如今许多牧师和教师在教导会众正确理解创世记 1-11 章的字面历史时，不幸地不再这样做。这给全球基督教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如今大多数相信圣经权威和唯独圣经原则的牧师和教师，都拒绝就创造的日期和地球的年龄表明立场。这些牧师和教师中许多人拥有极具影响力的事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世界各地众多基督徒对圣经的信仰。

介绍

如今，绝大多数牧师和教师并不认为[创世](#)之日是二十四小时。许多人接受了世俗对地球年龄的现有观点，他们非但没有质疑“科学”中那些“确凿无疑”且“经过验证”的结果，反而断言字面意义上的六日创世是对圣经的曲解。对许多牧师和教师而言，创世之日和地球年龄的问题被视为无关紧要，或者充其量只是次要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含义常常被

忽视或完全忽略。创世之日的问题对当今教会至关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神的话语清楚地教导说，神在大约 6000 年前用六个字面意义上的日子创造了世界（[创世记 1:1-2:3](#)；[出埃及记 20:11](#)；[31:17](#)；创世记 5 和 11）。
- 圣经禁止增添或删减圣经的内容（[申命记 4:2](#)；[12:32](#)；[箴言 30:5-6](#)；[启示录 22:18-19](#)）。
- 地球古老论基于均变论地质学，该理论认为化石记录是数百万年来逐渐形成的。然而，据信记录了地球数百万年历史的化石记录，却充满了死亡、变异、疾病、苦难、流血、暴力和物种灭绝。
- 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上帝创造的世界原本美好，其中没有任何死亡（[创世记 1:29-31](#)）。动物和人类，以及肉体和灵性上的死亡，都是亚当犯罪的结果（[创世记 3:7-8](#) ， [17-19](#)；[罗马书 5:12-21](#) ； [罗马书 8:19-22](#) ； [哥林多前书 15:21-22](#) ； [启示录 21:4](#) ， [22:3](#)）。
- 全球性洪水是理解地球年龄的关键。地球年龄巨大的观点源于人们相信化石记录是数百万年时间形成的。然而，化石记录要么是数百万年历史的证据，要么主要是诺亚洪水的证据。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我们无法在逻辑上同时相信数百万年的历史和全球性洪水。

- 因此，许多地球年龄论者和有神论进化论者认为，《创世记》6-9 章中提到的洪水要么是局部洪水，要么是一个神话。然而，《创世记》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显然是一场历史性的全球性灾难，只有挪亚一家得救（彼得前书 3:20）。这一点在经文本身（创世记 6:13 ， 17； 7:11-12； 7:17-24）以及新约作者（路加福音 17:26-27；彼得后书 3:5-6）的记载中都有所体现。
- 否定洪水是历史上全球性灾难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洪水之后，上帝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地球。然而，如果洪水只是局部性的，那么上帝就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此后发生了许多局部洪水。（2）耶稣将挪亚洪水比作末世的审判（马太福音 24:37-39），所以如果挪亚时代的审判是局部性的，那么末世的审判也必然是局部性的。

因此，教会必须坚持圣经中关于上帝在创世记前几章中向我们启示的内容的明确教导。

本文将评估以下几位颇具影响力的牧师和神学家就这些主题所作的陈述和观点：R. C. Sproul、John Piper、D. A. Carson、Michael Horton 和 Timothy Keller。考察这些人对创世记 1-3 章的教导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教导不仅影响着他们各自的教会或神学院，也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基督徒。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多年来为神的国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捍卫福音和圣经权威。这并非针对他们个人，而仅仅是对他们关于起源的教导进行考察。圣经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察验”（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正如保罗的教导曾被高尚的庇哩亚人每日查考（使徒行传 17:11），考察这些人关于创造日和地球年龄的教导也至关重要。

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是新教改革的正式原则之一，也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正式原因，其灵感来源于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1521 年）上发表的著名演讲，当时他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教义：

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清晰的理性所说服（因为我既不信赖教皇，也不信赖宗教会议，众所周知，他们常常犯错，自相矛盾），否则我必受我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心也必受上帝圣言的约束。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言论，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我别无选择，我在此立场坚定，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路德，1955-76，第 32 卷，第 112-113 页）

路德坚信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只有圣经才能最终决定我们的信仰。然而，如今圣经的权威已被局限于信仰

和实践领域，将圣经的权威局限于这些方面是错误的。耶稣在[约翰福音 3:12](#)中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讲天上的事，你们怎能信呢？”圣经教义与历史和科学息息相关；因此，圣经在这些方面所肯定的都是真理。例如，复活的教义是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而，自然主义科学家会说死人不可能复活。耶稣也教导说，亚当和夏娃是创世之初的（[马可福音 10:6](#)），而不是在创世之后数十亿年，而且他相信挪亚洪水的字面记载（[马太福音 24:37-38](#)），但自然主义科学家同样不会相信这些。

如今，绝大多数宣扬有神进化论或长纪元创造论的牧师和神学家，为了迎合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甚至进化论，都背离了*唯独圣经*的原则。尽管这些人并非出于真心，但这对教会而言却是灾难性的，曾经基督教化的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便是明证。如今的教会需要回归*唯独圣经的原则*，*勇敢地宣讲和教导圣经中关于创造和救赎的记载*。

RC Sproul

RC Sproul 博士是一位神学家和护教士。他同时也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圣安德鲁教堂的联合牧师、利戈尼尔事工的创始人以及改革宗[圣经学院](#)的院长。

2001年7月出版的《*Tabletalk*》杂志聚焦于创世论，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伽利略再论》（Galileo Redux）的文章。斯普劳尔博士在文中表示，在阅读了道格拉斯·F·凯利的《*创造与变迁*》（*Creation and Change*）之后，他确信上帝是在创世记第一章所描述的字面意义上的“创造周”内创造了宇宙（Sproul 2001）。虽然斯普劳尔认同创世日是字面意义上的二十四天，并且地球很年轻，但在他的著作《*我们所承认的真理：威斯敏斯特信条入门指南*》（*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第一卷中，他对地球的年龄似乎持保留态度。

虽然圣经明确指出世界是在六天内创造的，但并没有给出创造开始的具体日期。因此，陷入关于创造日期的过多争论是错误的（Sproul 2006，第121页）。

然而，他随后明确表示，他不认同地球已有数十亿年历史的观点：

然而，如果我们以追溯到亚当的家谱为依据，并且考虑到其中存在的某些空白（这些空白肯定存在），从公元前4004年到46亿年前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跨度（Sproul 2006，第121-122页）。

然而，就在不久前，斯普劳尔在利戈尼尔事工举办的2012年“基督教思想”全国大会的问答环节中，回答了一个关于宇宙年龄的问题：

当人们问我地球有多大年纪时，我总是回答“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不知道。首先，《圣经》并没有给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它给出的暗示和倾向在很多情况下都指向地球的年轻。与此同时，教会之外涌现出各种宇宙膨胀、天文测年、三角测量法等等理论，这让我感到困惑(Mathison 2012)。

考虑到斯普劳尔的哲学背景，他如此轻易地被诸如宇宙膨胀和天文年代测定等科学家的理论左右摇摆，着实令人惊讶。利戈尼尔事工旗下《桌边谈》杂志的副主编基思·马西森就斯普劳尔的回答评论道：

我怀疑一些与会者听到这个答案后感到失望。他们或许期待斯普劳尔博士会斩钉截铁地表明立场。然而，也有很多人鼓掌。我相信他们认可了斯普劳尔博士回答中所体现的睿智谦逊(Mathison 2012)。

斯普劳尔博士的回答是出于谦逊，还是受到了“宇宙膨胀”和“天文年代测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非圣经文本本身？在同一会议上，智能设计论的支持者、

地球古老创造论者斯蒂芬·迈耶**此前**曾发表过一场演讲，这场演讲可能影响了斯普劳尔的发言。

宇宙膨胀的物理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与宇宙起源之争无关。然而，地球年龄论者所坚持的大爆炸理论，却是对红移证据的一种**解读**。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斯普劳尔等人的担忧，因为大爆炸理论不仅基于哲学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然界包含一切，包括起源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时间、偶然性和自然法则来解释），而这种自然主义正是用来解释观测数据的，而且它在多个方面与圣经的创世记述相矛盾。首先，接受大爆炸模型就等于忽略了造物主关于祂如何创造宇宙的启示。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上帝在六日之内，用祂的话语超自然地创造了天上地下的一切（**诗篇 33:6-9**；**出埃及记 20:11**）。这与大爆炸模型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宇宙和地球是由自然过程历经数十亿年创造而成的。其次，大爆炸理论认为，恒星在地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而圣经教导说，恒星是在地球出现三天后才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创世记 1:9**中描述旱地时所说的“出现”）。最后，圣经还教导说，地球最初完全被水覆盖（**创世记 1:2-9**；**彼得后书 3:5**），而**大爆炸**模型则认为地球最初是由熔岩构成的，并且从未被水完全覆盖过。

虽然对于宇宙为何膨胀（如果确实如此）可能存在疑问，但圣经本身谈到上帝“铺张诸天”，这或许能对此有所启发（{ 经文“[以赛亚书 42:5](#) ;[约伯记 9:8](#)” %}）。

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大多数教父对地球的年龄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创世记是否像斯普劳尔和许多其他学者今天所说的那样，对地球的年龄没有明确表态？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大多数教父都对地球的年龄得出了结论？早在公元 181 年，安提阿的提阿非罗就写道：“从创世到提阿非罗的时代，总共是 5698 年……”有趣的是，提阿非罗接着谈到希腊人所记载的世界年表时说：“……然而，并非像柏拉图、阿波罗尼奥斯和其他一些虚假作者所写的那样，是成千上万年”（提阿非罗，3:28-29）。关于地球年龄的争论由来已久，一直是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争论焦点。提阿非罗和早期教会的伟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都认为圣经的年表是准确可靠的。尽管奥古斯丁并不相信一天真的是 24 小时，但他还是对那些认为世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说法做出了回应：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被一些完全伪造的文件误导了，他们说这些文件提供了数千年的历史记录，而我们根据圣经的证据认为，自人类起

源以来，已经过去了不到 6000 年（奥古斯丁 2003 年，第 484 页）。

此外，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认为，世界尚未“完成其六千年”（加尔文，2009，第 90 页）。即使是不认同地球年轻论的学者也承认，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创世记》，“如果我们把数字加起来，结果类似于十七世纪詹姆斯·乌舍尔主教提出的方案，他将创世时间定在公元前 4004 年……”（沃尔顿，2001，第 48-49 页）。《创世记》的作者意在让人们按字面意思理解《创世记》5-11 章年表中所载的数字。² **这也是**教会历史上普遍接受的假设，大多数教父都得出了世界创造的年龄结论，正如地球年轻论者戴维斯·杨所指出的那样：

教父们还认为，根据创世记 5 章和 11 章的家谱记载以及圣经中的其他年代信息，基督时代的世界历史还不到六千年（Young 1982，第 19 页）。

相信地球古老的改革宗神学家 C·约翰·柯林斯正确地指出，“在 18 世纪新地质学兴起之前，大多数圣经读者都简单地认为创世时期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而创世发生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柯林斯，2006 年，第 123 页）。柯林斯承认，试图调和《创世记》与古老地球地质学和古老宇宙论的各种尝试是前所未

有的。正是 19 世纪均变论的兴起，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创世记》前几章的解读方式。地球历史已有数百万年之久的信念改变了人们对创世日的解读，因为古老地球的地质数据似乎太过令人信服，以至于人们无法继续坚持对创世日的字面解释（莫滕森，2008 年，第 83-104 页）。

约翰·派博

约翰·派博博士此前曾任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伯利恒浸信会的讲道和异象牧师。他也是“渴慕神”媒体事工和伯利恒学院及神学院的创始人。

派博博士似乎并未就创世日数和地球年龄的问题发表过深入的评论。然而，在他个人网站 www.desiringgod.org 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教导关于创世的什么？》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的论述：

1. 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教导：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并非一直存在，也并非仅仅由大爆炸自发产生，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一点毋庸置疑，所有相信圣经的人都应该传讲这一点。
2. 其次，我认为我们应该宣扬他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他最初创造的时候，其中并没有罪恶。

3. 第三，我认为我们应该宣讲上帝直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用尘土造了他们，并从男人身上取了女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教导。我知道有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进化论或其他什么理论而设的比喻。我们应该教导，人类的起源并非数百万年前，而是在圣经家谱的范围内。这些家谱的精确度约为6000年，而宽松度则可能在10000年或15000年左右。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这些家谱，而不是随意曲解人类的起源。

Piper 继续说道：

这里讨论的不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而是人类的起源，即人类何时出现。我认为我们应该说，人类是上帝直接创造的，而不是在数百万年前。这在人类谱系学的范畴之内（Piper 2010）。

派珀认为我们应该宣扬上帝创造了宇宙，这固然没错，但仅仅止步于此是不够的，否则《创世记》的作者就只需写第一节了。《创世记》虽然并非旨在面面俱到，但它详细记载了上帝创造万物的顺序和细节。由于派珀相信地球古老，这意味着他也接受了地球和宇宙“数十亿年”的进化时间尺度，但这却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大爆炸理论接受的是世俗的事件顺序，而非圣经的顺序（如下文对比）。



派珀的文章并非旨在全面阐述他的观点。然而，他的回答存在严重缺陷。例如，派珀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应该宣扬上帝创造的万物美好无罪。然而，圣经记载，完好的创造不仅是好的，而且是甚好（[创世记 1:31](#)）。虽然派珀关于上帝创造的万物中没有罪的说法没错，但这与他基于均变论地质学的古老地球论相悖。均变论地质学认为化石记录是数百万年来形成的。然而，化石记录中充满了死亡、变异、疾病、苦难、流血和暴力。

Piper 认为上帝直接创造了人，这在圣经经文中是正确的。然而，他认为人类的起源与地球的年龄并非同一概念，这与耶稣的教导相悖。在[马可福音 10 章 6 节](#)，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里的“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参见[约翰福音 8 章 44 节](#)；[约翰一书 3 章 8 节](#)，其中“从起初”指

的是创造的开始) 指的是创造的开始, 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开始 (Mortenson 2008, pp. 318 - 325)。耶稣的意思是, 亚当和夏娃在创造之初, 也就是第六日就存在了, 而不是在创造之后数十亿年才出现。耶稣从创世记的经文中明白, 亚当是在创造之初被造的, 这与地球年龄论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截然相反。

派博承认, 更具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解读《创世记》1-2章中关于上帝如何创造万物以及用了多长时间的记载。派博指出:

我完全理解一位牧师在研读圣经后, 会向他的会众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对这些章节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六天只能是字面意义上的六天, 所以上帝用了这么长时间来创造宇宙。这个宇宙大约有 1 万到 1.5 万年的历史。虽然它看起来很古老, 但那是上帝创造它时的样子。他创造它时就是让它看起来很古老。”

人们常常会说地球或宇宙“看起来很古老”, 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观念。此外, 人们也接受了人类关于年代测定方法不可靠的观点, 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 我们必须区分“古老”的创造和“成熟”的创造。上帝创造万物时, 它们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完整的功能 (例如, 亚当和夏娃被创造

时是成熟的成年人，可以繁衍后代，而不是婴儿或受精卵）。

派博选择采纳约翰·赛尔哈默对《创世记》的解读。派博对赛尔哈默的观点评论道：

他的观点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给人类预备土地。正如经文第一节所说，“起初他造天地”，他创造了万物。然后，他日复一日地预备这片土地。他并非凭空创造新的事物；他是在预备土地，使万物生长，并将水土分离出来。最后，当一切就绪，他才创造人类，并将他们安置于此。

Piper 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

地球的年龄可以追溯到数十亿年前——无论科学如何定义，它就是数十亿年前的——但人类很年轻，他曾经善良，后来犯了罪。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如此记载，圣经的其他部分也同样如此。

派博的声明揭示了他对《创世记》解读的核心在于“科学认为地球已有数十亿年历史”。有趣的是，派博相信“科学”表明地球已有数十亿年历史。然而，他又认为人类很年轻，亚当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他原本是良善的，后来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和圣经其他

章节的记载而犯罪。不幸的是，派博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矛盾，因为他所接受的关于地球年龄的“科学”，恰恰与他关于亚当和罪的后果的结论相悖。为什么在某些领域接受科学，而在其他领域却不接受呢？此外，派博得出关于亚当的结论仅仅是因为“圣经如此记载”，但圣经也明确指出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万物（[创世记 1:1-2:3](#)；[出埃及记 20: 11, 31 : 17](#)）。

派博承认自己可能持有错误的观点，他说：“我已经63岁了，但我从未完整地讲解过《创世记》。”派博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这种精神值得赞赏；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鉴于派博多年的牧师生涯，他从未花时间讲解（因此也从未认真研读）《创世记》，因为《创世记》是所有圣经教义的基础，而且经常受到世俗社会的攻击。

派珀承认，他对创世的看法受到了约翰·赛尔哈默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读的影响。赛尔哈默在其著作《[创世记解构](#)》中，对创世记的叙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旨在使其与科学相协调。赛尔哈默正确地指出，尽管科学可以提供有益的见解，但解释的重点必须放在文本本身（Sailhamer 1996, p. 20）。他认为，[《创世记》 1:1](#) 指的是整个宇宙的创造，包括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地上的动植物（Sailhamer 1996, p. 14）。赛尔哈默之所以这样论证，是因为他

认为希伯来语 “*bərēšîṯ*” 的意思是上帝在一段时间内创造了宇宙，而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赛尔哈默以《耶利米书》28:1 为例，说明了 “*bərēšîṯ*” 的这种用法。

虽然 “起初” 有时确实如此使用（耶利米书 28:1），但赛尔哈默的结论非常值得怀疑。解释必须始终遵循上下文。在耶利米书中，“起初”被“西底家王统治时期”修饰。然而，在创世记 1:1 中并没有这样的修饰语。在创世记 1:1 中，“起初”用于描述绝对状态，并且独立于动词从句（“神创造”），而动词的 *qatal* 形式（*bārā*）指的是一种动作，而非一种状态。神所说的祂“起初”所做的事，以及神在出埃及记 20:11 中对创世记 1 的注释，都清楚地表明创世记 1:1 指的是创造的绝对开始。尽管赛尔哈默说应该让文本自己说话，但当他解释《创世记》第 1 章时，很明显真正控制他诠释学的是什么，他说道：“鉴于地球年龄似乎是真实的，很可能在‘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已经过去了数百万年或数十亿年”（赛尔哈默 1996 年，第 105 页）。

令人遗憾的是，派珀选择了遵循赛尔哈默对《创世记》的错误解读，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将数百万年的进化论塞进《圣经》中。

地方检察官卡森

DA Carson 是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新约研究教授，著有 45 多本书，其中包括《上帝的噤声》。

在《那位存在的神：在神的故事中找到你的位置》一书中，卡森简要地阐述了他对《创世记》前几章的一些看法。这本书探讨了圣经的主要教义。卡森之所以讨论《创世记》与科学的关系，是因为“……21 世纪的大部分文化都认为，当代科学思想与《创世记》的开篇章节根本不相容……”（卡森，2010，第 14 页）。他首先提及基督徒对《创世记》开篇章节的不同解读：年轻地球创造论、日龄论、间隙论、框架假说和神话论。卡森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创世记》的叙述是一种混合体裁，既有历史的痕迹，也确实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但与此同时，它也充满了可证实的象征意义（Carson 2010，第 15 页）。

关于象征意义，卡森指出：“区分什么是象征性的，什么不是象征性的非常困难”（Carson 2010, p. 15）。虽然卡森在讨论创造主题时并未面面俱到，但他也没有说明哪些是可证明的象征意义。

在 34 节经文中出现了 55 次的 waw 连续词与创世记其余部分的叙述材料一致。

年轻地球论者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读是，希伯来文本并非以神话、寓言或诗歌的形式写成。希伯来诗歌的主要特征是平行结构和诗节，其比喻性语言比散文更为普遍，也更难理解（Osborne 2006, pp. 238 - 239）。重要的是，《创世记》第一章缺乏希伯来诗歌的特征，尤其是平行结构（Young 1964, pp. 82 - 83; Boyd 2005, pp. 631 - 712）。《创世记》第一章是一部顺序叙事作品，这与《诗篇》的叙事方式不同。然而，即使是一些《诗篇》（诗篇 78:9 - 14; 136）也以诗歌的形式叙述了以色列历史上的几个关键事件。尽管关于《创世记》创世记述的艺术元素可能存在争议，但有充分的文本证据表明，《创世记》并非诗歌文本（Blocher 1984, p. 32; Hasel 1994, pp. 19 - 21; Kaiser 2001, pp. 80 - 82）。此外，毫无疑问，《创世记》第一章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这当然部分归因于其所记录的独特事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混合体裁”。《创世记》第一章是一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叙事，记录了上帝在时空历史中创造万物的神圣行为（Kaiser 2001, pp. 80 - 83）。²连续的动词“*waw*”的反复使用，是叙事的重要特征，它为过去的叙述增添了顺序性，有助于将其识别为叙事作品（Kaiser 2001, p. 80）。在创世记 1:1-2:3 的 34 节经文中，“*waw*”一词出现了 55 次，这与创世记其余部分的叙事材料相符（McCabe

2008, p. 217)。此外，创世记 1 章在语法和形式上与其他历史叙述并无差异，前十二章的文学风格也保持一致。它们都属于同一文学范畴，因为它们都使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 “*toledot*” 来讲述故事 (Kaiser 2001, p. 82)。

卡森没有直接表明他对创世日或地球年龄的看法，但他确实说过：

即使你对起源的理解属于目前主流的现代范式，即我们已知的整个宇宙是由大约 150 亿年前发生的大爆炸演化而来，当时宇宙是由难以想象的极致凝聚物质形成的，那么你仍然会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无论你是否认同大爆炸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发生的，你迟早都会被迫提出这个问题：“这些高度凝聚的物质究竟来自哪里？” (Carson 2010, 第 16 页) (关于大爆炸理论的反驳，请参见上文 Sproul 的部分)。

卡森明确表示，他不会透露他认为这些章节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他想暗示的是：

[H]无论关于创世记 1-2 章的象征意义和文学体裁的争论多么复杂，以及它们与当代科学的关系如何被争论，这些章节必须表达一些不

可简化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圣经才能具有任何连贯性……（Carson 2010，第 17 页）。

卡森列出了七件事：

1. 上帝就是上帝。
2. 上帝创造了一切非上帝之物。
3. 祂只有一个。
4. 上帝是会说话的上帝。
5. 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非常好。
6. 上帝的创造工作结束了，祂就安息了。
7. 造物彰显了他的伟大和荣耀。

卡森对第五点的评价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创世记》1-2 章中没有任何关于死亡或腐烂、屠杀、恶意、仇恨、争强好胜、傲慢、骄傲或毁灭的暗示（Carson 2010，第 20 页）。

虽然卡森没有直接表明他相信地球古老，但他之前的几番言论暗示了这一点。然而，地球古老的观点是基于均变论地质学的，该理论认为化石记录是数百万年来形成的。然而，化石记录中包含着死亡、变异、疾病、苦难、流血和暴力。如果接受在人类被创造和堕落之前，人类和动物已经死亡数百万年，那就违背了

关于基督完全救赎工作的教义（[罗马书 5:12-21](#)；[歌罗西书 1:15-20](#)）。因此，卡森要么忽略了这一事实，要么对此毫不知情。他对地球古老的信仰与他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甚好”的言论自相矛盾。

堕落之前的死亡和苦难问题是基督徒今天必须考虑地球年龄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影响着圣经中关于创造、堕落、救赎和新创造的宏大叙事。

迈克尔·霍顿

迈克尔·霍顿是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教授，*白马客栈*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以及《*现代改革*》杂志的编辑。霍顿著有《*系统神学*》一书，探讨了他关于创造论的观点。

在《*系统神学*》第三部分，霍顿探讨了创造论和《*创世记*》。虽然霍顿从未明确提及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但他的一些论述却体现了对这一立场的某种刻板印象。例如，他指出《*创世记*》第1章和第2章并非旨在进行科学描述（霍顿，2011年，第325页）。霍顿的这一说法固然正确，但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却将《*创世记*》1-11章视为历史叙事，记录时空历史中发生的事件，而非科学论述。

虽然霍顿没有明确表示他相信地球古老，但他的许多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谈到展现宇宙浩瀚的

科学发现时，他引用了欧文·金格里奇的话：“但宇宙并非真正无限；它是一个有年龄和历史的宇宙，尽管这段历史漫长得难以想象。”霍顿在脚注中对此评论道：“我这里指的是宇宙因类似原始爆炸的事件而膨胀”（霍顿，2012，第342页）。（关于对大爆炸理论的批判，请参见上文斯普劳尔部分。）

霍顿对年轻地球论的另一个误解在于他对*超自然*（口头）创造的理解：

反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接受一种超自然主义，将这种持续的创造或天意归因于直接的神圣干预。然而，圣经是否支持这种观点呢？（Horton 2011，第345页）

霍顿指出，《创世记》第一章包含两句神圣的宣告：“要有光……”（以及“事就这样成了”），还有上帝命令受造物发挥其自身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上帝赋予它们的，也是圣灵运行的（霍顿，2011，第345页）。在讨论“超自然创造论”时，他评论道：

[W]在创造中每一个神圣行为都必须是直接的，创造就失去了第二种言语行为（“让大地生出……”）所暗示的那种独特的能动性（Horton 2012，第345-346页）。

但这为什么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在当时的语境下——一天 24 小时——立即产生呢？在神命论的创造语境中，“要有”是动词的祈使形式，后面紧跟“事就这样成了”，这表明该命令迅速得到执行，没有任何过程：

叙述：“神说……”

诫命：“要有……”

实现：“就有了……”

评价：“神看着是好的……”

结论：“有晚上，有早晨。”

圣经其他章节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诗篇 33 篇 6 节和 9 节写道：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令而造，
万象藉他口中的气息而
造。因为他一说，就有了；
他一命，就立定了。*

诗篇 148 篇 1-6 节说：

*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空赞美他！
他的众天使都要赞美他！
他的众军都要赞美他！
日月都要赞美他！*

发光的星宿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
天上的水，都要赞美他！
愿这一切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万物就有了；
他立定万物，直到永远；
他所定的旨意，永不废去。

新约圣经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上帝藉着祂的儿子创造世界（[约翰福音 1:1-3](#)）。[希伯来书 11:3](#) 也肯定了世界是藉着“上帝的道”创造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指的是上帝的命令“要有光”（[创世记 1:3](#)），并以[诗篇 33:6、9](#) 的解释方式来阐释（Bruce 1990, p. 279）。既然上帝是时间的创造者，祂就不需要时间来创造。新约圣经通过创造世界的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来见证这一点，耶稣基督被称为“道”（[约翰福音 1:1-3](#)）。我们在[马太福音 8:5-13](#) 中祂与罗马百夫长的相遇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耶稣一吩咐，百夫长的仆人就立刻痊愈了。事实上，祂所有的神迹都是瞬间发生的。此外，在[马可福音 10:52](#) 中，耶稣治好一个盲人后，他“立刻”就重见光明。如果他不是立刻重见光明，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慢慢恢复，许多人就不会把这个神迹归功于耶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创造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霍顿正确地认识到：

无论在神学还是自然科学中，预设都起着形成性的作用……当代科学倾向于认为，创造没有目的论上的希望。宇宙的膨胀只是毫无意义的演化，最终将（或可能）导致内爆或其他纯粹自然的末日（Horton 2012，第 347-348 页）。

然而，霍顿虽然承认科学家们对宇宙未来的预设，却未能认识到他们对创世年龄的自然主义预设。关于他对创世日的解释，霍顿说道：

我认为创世之日是类比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二十四小时，而是上帝为了适应人类通常的六天劳动和第七天休息的模式而创造的（Horton 2011，第 381 页）。

霍顿也认为框架假设 3 受到了梅雷迪思·克莱恩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读的影响。霍顿指出：“……圣经的这些开篇章节确实探讨了人类起源和历史的问题，但侧重于神学层面”（霍顿，2011 年，第 383 页）。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为什么《创世记》不能同时探讨这两个方面呢？他进一步指出，《创世记》第一章的结构分为七个部分：

领域

统治者

第一天光明与黑暗	第四天太阳和月亮
第二天水与天空	第五天鱼类和鸟类
第三天陆地	第六天陆地动物与人类
第七天创造者（安息日）	

这些所谓的第 4-6 天与第 1-3 天之间的相似之处，暴露出人们未能仔细阅读圣经文本的细节。这些相似之处根本不存在：

- 第一天的光照并不依赖于太阳，因为太阳是在第四天形成的。
- 其次，水在第一天就存在，而不仅仅是在第二天。
- 第一天就造出了水，但直到第三天才汇聚成海。
- 第 5 天的海洋生物将充满第 3 天而不是第 2 天收集的“海洋中的水”，除了人类之外，任何海洋生物、鸟类或陆地生物都不得“统治”任何东西。
- 第二天，被创造的不是天空，而是将下面的水与上面的水隔开的广阔空间（ *rāqîa'* ）。
- 在第 4 天，我们得知上帝在 *rāqîa'* 的广阔空间中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 17 节），并且它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填充一些不是在第 1 天而是在第 2 天创造的东西。

- 人类是在第六天被创造出来的，不是为了统治陆地和植被（第三天），而是为了统治第六天创造的陆地动物和第五天创造的海洋生物和鸟类。

框架假设只是对《创世记》第 1 章的一种更“复杂”的解读方法，旨在使文本去历史化。

霍顿就《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提出了警告：

许多诠释者（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并没有让《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是带着与文本格格不入的现代问题来解读文本（Horton 2011，第 381 页）。

霍顿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创造论者才是将现代问题强加于圣经文本的人。然而，霍顿应该反思一下他自己的话，因为框架假说本身就是对《创世记》的一种现代解读，而且在 1924 年阿里·诺德茨伊提出这种解读之前，没有人这样解读过圣经。框架假说并非源于对《创世记》文本的理解，而是为了迎合现代世俗科学教条。克莱恩斯的观点背后的动机并非源于圣经文本，而是他试图将一个古老的宇宙观生硬地塞进圣经之中。

在本文中，我提倡一种对圣经宇宙起源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圣经对当前关于宇宙非常古老的科学观点持开放态度，并且在这方面并不否

定人类进化起源的理论。但是，尽管我认为普遍坚持地球年轻的观点是对圣经真理事业的严重损害……（Kline 1996，第 15 页）。

霍顿对日期按字面意思计算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如下：

[创世记 2:4](#) 重述了第 1 章的创造故事，“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那日”——“日”是之前在六日中使用的同一个希伯来词（yom）（Horton 2011，第 382 页）。

然而，理解创世记第一章中“日”的长度，关键在于这些日实际上是有数字的，并且使用了“早晨”、“晚上”等限定词。这些上下文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的含义。同样，[创世记 2:4](#) 中围绕“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即“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的上下文线索也表明，这里指的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段。上下文差异表明，“那一天”通常指的是上帝创造行动的整个时期（即创造周的第 1-6 天）。

霍顿未能预见到接受人类关于世界起源的理论所带来的后果，这一点在他为历史上的亚当辩护时显露无疑，他说道：

无论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过程得出何种结论，基督教神学的成败都取决于历史上的亚当和历史上的堕落（Horton 2011，第 424 页）。

霍顿关于历史上存在亚当的必要性的观点固然正确，但他的论述却完全暴露出他对起源之争的无知。许多神学家如今摒弃了对历史上存在亚当和人类堕落的信仰（Enns 2012，Lamoureux 2010），因为他们接受了关于人类起源过程的进化论“科学”；然而，霍顿也同样接受了关于地球年龄的进化论“科学”。关于人类起源过程，即亚当的创造，其结论在起源之争中至关重要。

霍顿在其《系统神学》中关于六日（圣经）创造的论述，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暴露出他对当代创造论文献的严重缺乏了解。对于一位身为学者、笃信圣经是上帝权威话语，且理应熟悉与他观点相悖的当代福音派观点的人来说，这实在令人遗憾。

霍顿对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进一步反对意见出现在*白马客栈*的一期节目中。当时，霍顿与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杰弗里·伯顿·罗素就*基督教神话进行了对话*。霍顿对罗素说道：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种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极其极端的世俗主义者，他们对无神论抱有非

常形而上学的执着；另一方面是一些神创论者，他们认为解读《圣经》的唯一方法是接受地球只有大约 6000 年的历史。这两种极端立场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能歪曲基督教思想的历史，尤其是在达尔文之后，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科学发展之后（Horton 2012）。

拉塞尔回应道：

是的，完全不是。事实上，创造论者对《圣经》的这种极端字面解释，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的现象（Horton 2012）。

不幸的是，霍顿声称创造论者认为解读圣经的唯一方法是接受地球只有 6000 年历史的说法并不真诚。更确切地说，应该指出的是，对圣经进行历史语法解释（霍顿也持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地球大约有 6000 年历史。此外，与霍顿和罗素的说法相反，教会历史上一直坚持这种解释。

许多教父都按照其简单自然的含义理解“日”，即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在均变论地质学兴起之前，大多数圣经学者都接受《创世记》作为字面意义上的历史，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也持相同观点（约瑟夫斯，1897 年，1.1.1，1.3.2）。

早期教父爱任纽认为创世的日代表世界的未来历史（每个创世日代表一千年），但他仍然相信创世记第一章中的“日”本身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日”（Mook 2008, pp. 41 - 42）。拉克坦提乌斯（公元 250 - 325 年）认为创世记中的“日”是连续的六个太阳日。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勒（公元 370 - 379 年）也持此观点，他认为经文应按其字面含义理解，不应进行寓意解读（Mook 2008, pp. 26 - 32）。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 - 1274 年）也认同六日创世论，这在其经典著作《神学大全》中有所体现。

因此，我们发现经文一开始就说“他称光为日”：因为后来二十四小时也被称为日，经文说“有晚上和早晨，一天”（阿奎那 1947, Q, 69）。

阿奎那在谈到第七天时继续说道：

上帝后来并没有创造出完全新的东西，但后来创造的一切事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六天的工作中创造出来的（阿奎那 1947, Q, 73）。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路德，1958，第 3 页）和约翰·加尔文（加尔文，1984，第 78 页）也接受《创世记》中所说的“日”是指 24 小时。约翰·卫斯理也持相同观点，他曾就地球的年龄说过：

圣经是世界上唯一一本记载了上帝从创造到四千年来对人类所施行的全部律法的书籍（Wesley 1763, II: p. 227）。

就连霍顿所信奉的《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年）也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指出：

起初，为了彰显祂永恒的力量、智慧和良善，圣父、圣子和圣灵乐意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用了六天时间；而且一切都很好。

人们常说圣奥古斯丁将《创世记》寓意化，或认为“日”代表漫长的时期。但事实上，他并不认为“日”代表着漫长的时间跨度，也不认为地球非常古老。相反，他认为地球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奥古斯丁，1972，12:10）。他犯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错误，即认为创造是瞬间完成的，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奥古斯丁从《创世记》2:4中理解到万物是同时被创造的。然而，他所依据的是古拉丁文圣经译本《古拉丁文圣经》（*Vetus Latina*），该译本对这节经文的希伯来原文进行了误译。由于他不懂希伯来文，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很可能也不知道希伯来文中表示“瞬间”的词“*reḡa'*”（出埃及记33:5；民数记16:21）并没有出现在《创世记》2:4中（萨尔法蒂，2004，第118页）。

霍顿在为 *BioLogos* 撰写的题为《圣经的真实性：无谬论，第二部分》的论文中指出：

为了补充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指出，圣经中关于数字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然而，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的计数方法来解释，而这些计数方法现在比过去更加为人所知。例如，乌舍尔大主教根据《创世记》中记载的世代计算得出结论，认为世界是在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创造的。然而，我们现在对古代近东的族谱了解更多，这些族谱虽然并不详尽，但重点记录了一些重要的过渡人物（Horton 2011）。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参见上文斯普劳尔部分），《创世记》的作者意在让读者按字面意思理解创世记 5-11 章年表中所列的数字。直到 19 世纪查尔斯·莱尔和查尔斯·达尔文的时代，^{几乎}所有信徒都将创世记 5-11 章理解为连续的家谱。虽然圣经中的一些家谱并不详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中的所有家谱都不详尽。了解相关家谱的体裁至关重要，因为圣经中的家谱不止一种体裁。例如，以斯拉记 7 章中的家谱主要目的是确定某人对特定职位、地位或继承权的权利，因此无需涵盖每一代。另一种体裁则包含足够的细节（例如，数字数据），以便建立年表（例如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

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这是《创世记》5-11 章中的家谱体裁（Freeman 2008，第 283-313 页）。

此外，令人遗憾的是，乌舍尔大主教关于《创世记》家谱的结论的准确性再次受到质疑。英国剑桥廷代尔学院院长彼得·威廉姆斯就乌舍尔的年代学著作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年代学知识的准确性发表了评论：

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圣经》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地方。举个例子：让我们回到 400 年前（或者 350 年前），看看像詹姆斯·乌舍尔这样的人是如何推算古代以色列或亚述诸王的年代的。那时考古学尚未兴起，亚述语甚至还没有被破译（这都是近 200 年的事了）。他根据《圣经》推算出的提格拉斯·帕拉沙尔的年代，与我们现在认为的相差不过一年。要知道，他当时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手稿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 11 世纪，而他却能获得 1800 年前的可靠信息。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虽然这方面的成就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他推算出的公元 728 年，而我们通常认为是 727 年。这种程度的吻合令人惊叹。在我看来，这是最令人惊叹的故事之一，它展现了历史信息的准确传承（Williams 2012）。

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也承认，如果像乌舍尔那样，完全按照家谱的字面意思来理解，那么创世的日期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例如，安德鲁斯大学旧约和圣经神学教授格哈德·哈塞尔根据马索拉文本计算出，创世发生在公元前 4178 年 (Hasel 1980, pp. 53 - 70)。霍顿接着谈到家谱：

他们的目标（或范围）在于彰显救赎的进程，而非提供一般的历史或科学数据。我们无法得知此类家谱缺失了多少代，因此，试图从中推算人类历史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公正的历史研究已经解决了此类明显的矛盾，这告诫我们切勿草率下结论。许多所谓的圣经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被证明是基于错误的圣经诠释 (Horton 2011)。

然而，为什么家谱的目的不能既具有救赎意义又具有历史/编年意义呢？霍顿说得对，许多所谓的圣经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圣经诠释，所有将《创世记》与进化论相融合的解释都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不安的是，霍顿的文章原本是为了捍卫圣经无误论，但他却选择与 BioLogos 合作，而 BioLogos 的撰稿人，例如彼得·恩斯，公开否认圣经无误论，甚

至持有异端观点，认为耶稣、摩西和保罗在言行中犯了错误（Sparks 2010，第 7 页）。

蒂莫西·凯勒

蒂姆·凯勒是纽约曼哈顿救赎主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的著作《上帝的理由：怀疑时代的信仰》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书中包含许多与凯勒为有神论进化论组织 *BioLogos* 撰写的论文《创造、进化与基督徒信徒》中相同的论点。

凯勒在他的论文开头写道：

许多世俗人士和福音派人士都认同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如果你是一位正统基督徒，高度重视圣经的权威，你就绝对不能相信任何形式的进化论。像理查德·道金斯这样的新无神论作家和像肯·哈姆这样的创造论作家似乎都认同这一点，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你相信上帝，你就不能相信进化论（凯勒，第 1 页）。

凯勒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表示：

这给怀疑者和信徒都带来了难题。许多西方文化中的信徒看到了科学在医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对此心存感激……那么，他们该如何调和科学对进化论的解释与他们传统的

宗教信仰呢？寻求和探究基督教的人可能会更加困惑。他们或许会被基督教信仰的许多方面所吸引，但他们会说：“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否定科学，那我怎么能相信圣经呢？”（凯勒，第 1 页）。

凯勒质疑科学与信仰不可调和的前提（凯勒，第 1 页）。然而，凯勒的论述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他未能对不同类型的科学做出有效的区分，即起源科学和运行科学之间的区别。运行科学旨在发现事物在当今受造界中的运行方式——即当下可重复、可观察的现象。起源科学则研究事物在过去的起源——即独特、不可重复、不可观察的事件。二者运作方式存在根本差异。运行科学涉及在此时此地进行的实验。起源科学则研究事物在过去是如何产生的，因此无法通过实验验证。此外，创造论者并非声称科学与信仰不可调和，而是声称进化论与科学不可调和，进化论和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与圣经的教导无法调和。拒绝进化论并非拒绝科学，而是拒绝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解释证据（仅存在于现在）来重建未被观察、不可重复的过去。

其次，创造论者并非认为信仰上帝就排除了信仰进化论。然而，他们的论点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证明无需超自然的造物主，因为自然本身就能

创造万物。这最终会导致对上帝的否定。达尔文的曾曾孙兰德尔·凯恩斯曾说：“我不信上帝：鉴于我曾曾祖父的理论，我怎么可能信呢？”（《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年）。因此，凯勒担心，那些寻求真理的人甚至不敢探究基督教，因为他们害怕这意味着否定科学，这种担忧是基于对科学本质（尤其是在起源问题上）的错误理解。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已经否定了上帝，因为他们明白接受进化论在逻辑上会导致什么——不可知论或无神论！⁵

凯勒接着说：

即使科学能够证明宗教信仰具有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传成分，这一发现也并不与相信上帝的真实存在，甚至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相矛盾。没有任何逻辑理由可以排除上帝利用进化论使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上帝，从而使人们在听到福音时能够思考真正的信仰。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在这些例子中，所谓的正统信仰与进化论之间的矛盾在更深入的思考下开始逐渐消散（Keller，第1页）。

凯勒的逻辑中确实包含一些真理，即一个人有可能既是神论者（相信某种“神”的存在），又相信进化论。然而，接受“神”利用进化创造生命的观点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基督徒不可能既相信自己是宇宙偶然的

产物，又同时相信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成为基督徒不仅意味着肯定基督是救世主，也意味着肯定上帝是造物主。有神论进化论试图将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融合起来，而试图将基督教与进化论混为一谈，则是凭空捏造一个混合主义的造物主上帝。其次，试图将基督教与进化论混为一谈，查尔斯·达尔文肯定会第一个反对。达尔文清楚他要证明和反驳的是什么。在达尔文的世界观中，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是真正美好的。兰德尔·凯恩斯在《[安妮的盒子：查尔斯·达尔文、他的女儿与人类进化](#)》（一本聚焦达尔文家庭生活的书）中写道：“安妮去世后，查尔斯彻底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凯恩斯，2001年，第222页）。凯恩斯指出，达尔文女儿的去世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达尔文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人们必须扪心自问：什么样的神会故意使用死亡、疾病、饥荒和斗争的过程来创造世界，然后又宣称世界“甚好”（[创世记 1:31](#)）？无神论者雅克·莫诺对此的表述则更为直白：

生存斗争和淘汰弱者是一个可怕的过程，我们整个现代伦理都对此表示反对……我很惊讶一位基督徒会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上帝或多或少地设立了这一过程，以促成进化（Monod 1976）。

即使是凯勒也意识到，对于信奉有神进化论的人来说，邪恶和苦难的问题更加棘手（凯勒，第 2 页）。由于凯勒是一位有神进化论者，他对苦难的解释存在严重缺陷。然而，在他的著作《上帝的理由》中，在题为“科学已驳斥基督教”的章节结尾，凯勒断言“上帝最初创造世界并非为了让疾病、饥饿和死亡存在于其中”（凯勒，2009 年，第 96 页）。同样，他在关于“罪的问题”的章节中也断言，“疾病、遗传疾病、饥荒、自然灾害、衰老以及死亡本身，与压迫、战争、犯罪和暴力一样，都是罪的产物”（凯勒，2009 年，第 170 页）。然而，这与他作为有神进化论者的立场相矛盾，因为根据进化论，死亡、疾病、饥饿、压迫和暴力一直存在于世。

凯勒认为

……许多基督徒信徒仍然感到困惑，因为那些认为圣经正统教义与进化论相互排斥的声音比其他任何声音都更加响亮和突出。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基督徒信徒更好地理解科学对创造的解释与圣经对创造的教导之间的一致性呢？（凯勒，第 2 页）

凯勒列出了基督教信徒对生物进化科学解释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逐一解答，以帮助信徒和求知者将科学与信仰联系起来：

。问题 1：如果上帝用进化论创造万物，那么我们就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创世记》第 1 章；如果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为什么还要按字面意思理解《圣经》的其他部分呢？

。答：尊重圣经作者权威的方式是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理解他们。有时他们希望人们按字面意思理解，有时则不希望。我们必须倾听他们，而不是将我们的想法和目的强加于他们（凯勒，第 3 页）。

凯勒指出，要了解作者希望读者如何阅读其作品，就必须区分作者所使用的文体。尽管凯勒在本节开头声称：

[我]如果作为一名牧师，我想帮助信徒和寻求信仰的人将科学与信仰联系起来，我就必须阅读科学家、释经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然后为我的信众解释它们（凯勒，第 3 页）。

凯勒的解读显然带有选择性，正如他所说，“断言圣经的某一部分不应按字面意思理解，并不意味着其他部分也不应如此”（凯勒，2009，第 3 页）。任何一位创造论者都不会这样论证。这是凯勒的稻草人谬误，如果他读过创造论者的资料，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创造论者正确地认识到圣经包含叙事、诗歌、预言、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并据此进行解释。

凯勒认为，将《创世记》简单地归类为散文或诗歌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他更倾向于爱德华·J·杨的观点，即《创世记》第一章使用了“崇高的半诗歌语言”（凯勒，第4页）。然而，称其为“崇高的半诗歌语言”并不排除它对真实历史的揭示，正如诗篇136篇以诗歌形式叙述了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一样。毫无疑问，《创世记》第一章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这当然部分归功于其所记录的独特事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形式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格哈德·哈塞尔指出：“它很难说是独树一帜的文学体裁，以至于无法在事实、准确和历史层面上进行交流”（哈塞尔，1994年，第20页）。

凯勒认为，“或许最有力的论据，即《创世记》第一章的作者不希望人们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比较《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行为的顺序”（凯勒，第4页）。然而，如果凯勒读过创世论文献，他就会知道他的反对意见早已被驳斥。例如，凯勒指出：

创世记第一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符合“自然秩序”的创造顺序。例如，在出现任何光源——太阳、月亮和星星（第四天）之前，就已经有了光（第一天）。在出现大气层（第四天，太阳被造）之前，就已经有了植物（第三天），因此，在降雨成为可能之前，就已经

有了植物。当然，对于全能的上帝来说，这本身并不是问题（凯勒，第 4 页）。

如果对于全能的上帝来说，这本身并非问题，那么论据又是什么呢？认为光先于太阳而存在的说法是无效的，因为它并非基于经文，而是进化论中的先验假设。在创造的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虽然经文中没有提及光源，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在第四天之前，存在着一个临时的光源。对于作为光的上帝（[约翰一书 1:5](#)）来说，在没有太阳或星辰的情况下创造光源真的那么难吗？此外，在新天新地中也不需要太阳，因为上帝荣耀的临在本身就提供了所需的光照（[启示录 21:23](#)）。因此，上帝并不依赖太阳来产生光的现象。

凯勒总结道，《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不能被解读为“对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事实上，如果两者都要按字面意思理解，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将它们合并在一起呢？因为（按照这种解读）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凯勒，第 5 页）在凯勒看来，《创世记》第 1 章或第 2 章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而不能两者都按字面意思理解。凯勒认为，这两个章节之间的矛盾在于[《创世记》第 2 章第 5 节](#)，其中上帝在有大气和雨水之前并没有在地上放置植物。但在《创世记》第 1 章中，我们看到在有雨水或人类耕种土地之前，就已经有了植物（凯勒，第 4 页）。这种所谓的矛盾可以通过对

文本的更仔细分析来解决。《创世记》第2章第5节与土壤有关，而土壤是由人类耕种的。

创世记 2:5-6 与 3:8-24 的审判预言联系最为紧密，后者描述了罪恶出现之前的世界景象。希伯来语单词 “*erets*” 在第5节中出现了两次。 “*erets*” 有多种含义，可以指：（1）整个地球（创世记 1:1）；（2）土地，即国家（创世记 10:10）；（3）地面，地表（创世记 1:26 ， 30）；以及（4）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世记 23:7 ， 12 ， 13）（Brown, Driver, Briggs 2006, pp. 75 - 76）。每次使用 “*erets*” 时，其含义都必须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创世记 2 章的上下文指的是人类在伊甸园的特定地点。因此，最好将 “*erets*” 理解为“土地”，因为它指的是第一个人类的居住地。“地”（创世记 2:5）通常指土壤，即人类耕作的土地（创世记 2:9； 3:17 ， 23； 4:2； 5:29； 8:21），也是造人之本（创世记 2:7 ， 19 ）。第5节中“地”和并列也颇具文字游戏，表明“地”（*adama*）需要“人”（*adam*）才能从中收获。由此看来，2:5 中的“灌木”和“植物”与创世记 1:11-12 中的植物并非同一概念。例如，“田野里的植物（*eseb*）”描述的是人类犯罪后，辛勤劳作之后才能食用的食物（创世记 3:18-19），而创世记中提到的结种子的植物则是上帝为人类和动物创造的（创世记 1:11-12 ， 29-30； 9:3）。这些植物仅靠种子就能

繁殖，而 2:5 中的“植物”则需要人类耕种才能结出可供食用的谷物。堕落的人类正是通过耕种来获取食物（3:19）。在 3:18-19 中，植物 (*eseb*) 及其所结的面包 (*le'chem*) 是人类耕种土地的产物。杂草、荆棘和蒺藜在堕落之前并不存在；它们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出现的（[创世记 3:23](#)）。这意味着在堕落之前，人类不必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创世记 2:15](#) 指的是亚当耕种伊甸园，而不是园外的土地）（Mathews 1996, 第 193-194 页, 252-254 页）。

然而，凯勒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创世记》1-2 章与《出埃及记》14-15 章（过红海）和《士师记》4-5 章（以色列在西西拉统治下击败叙利亚）进行比较，因为后两章中都有历史叙述与更具诗意的“诗歌”相结合，以宣告事件的意义。凯勒的论证在这里根本站不住脚。仅仅在历史叙述旁边寻找诗歌段落并不能解决问题。显然，《出埃及记》15 章和《士师记》5 章包含诗歌，而《创世记》1-2 章中却缺乏诗歌的特征。此外，叙事的一个特征——连贯性——贯穿了《创世记》1-2 章。更重要的是，尽管摩西之歌是一首崇高的诗歌，但它仍然包含了历史事实（[《出埃及记》15:4](#)）。凯勒也没有考虑到基督认为这些记载之间没有矛盾（[《马太福音》19:4-6](#)）。凯勒关于《创世记》1 章的结论是：

……《创世记》第一章并没有教导上帝在六个二十四小时内创造了世界。当然，它也没有教导进化论，因为它没有阐述上帝创造人类生命的具体过程。然而，它并没有排除地球极其古老的可能性。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并非为了给任何特定的科学观点留出空间，而是因为我们力求忠于经文，尽可能仔细地聆听受圣灵感动的作者的旨意（凯勒，第 5 页）。

很难理解凯勒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显然决心要将进化论纳入文本之中。凯勒的下一个问题是：

。问题 2：如果生物进化是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是受基因驱动的动物，而我们的一切都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答：不。相信进化是一种生物学过程，与相信进化是一种世界观，是两回事。

凯勒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说明，为什么相信进化是一个生物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必须接受包含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大理论”（凯勒，第 5-7 页）。

诚然，正如前文所述，信仰上帝和进化论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相信进化论。这里应该用“幸福的矛盾”来形容，因为许多相

信进化论的基督徒并没有将其推向逻辑的极致。然而，无神论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其著作《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将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作用于偶然变异的观点比作一种“万能酸”，其腐蚀性之强，无物可抵挡。丹尼特认为，达尔文主义“几乎摧毁了人类最珍视的关于上帝、价值、意义、目的、文化、道德——一切的一切传统观念”（丹尼特，1996，第34-40页）。像凯勒这样的有神论进化论者试图否定达尔文主义的无神论含义，他们需要意识到，一旦你接受了机会和选择造就了我们的大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心灵的产物（价值、意义、目的、文化和道德）也是同样的无意识过程的结果呢？

凯勒的第三个问题是：

- 问题 3：如果生物进化论是正确的，历史上并没有亚当和夏娃，我们怎么知道罪恶和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呢？
- 答：相信进化论可以与相信历史上人类堕落以及亚当和夏娃的真实存在相容。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因此相信上帝使用进化论的基督徒必须对彼此的观点持开放态度。⁷

尽管凯勒认为《创世记》第一章不应按字面意思理解，并且上帝使用了进化论，但他仍然担忧如何调和进化论与历史上的亚当之间的关系。凯勒排除了《创世记》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借鉴自其他古代近东文献的可能性（凯勒，第 8 页）。凯勒承认，《创世记》第二章至第三章并没有展现出“高雅散文”或诗歌的风格；它读起来更像是历史（凯勒，第 8 页）。然而，他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创世记》（或圣经的任何篇章）是现代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古代的作者叙述历史事件时，可以自由地调整时间顺序，压缩时间跨度——省略大量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对呈现“完整图景”至关重要的信息。然而，古代的历史学家仍然相信他们所描述的事件确实发生过（Keller，第 8 页）。

凯勒的论点纯粹是现代人的傲慢。他似乎暗示古代希伯来人的智力不如现代人，这正是 C·S·刘易斯所说的“年代优越感”的体现。这种优越感认为只有近代的、现代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刘易斯，1955，第 207 页）。凯勒似乎在说，前现代、前科学的“未受过教育”的人无法区分神话和历史。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如果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要用 500 页的篇幅来叙述 1600 年的历史，他所能提供的细节肯定比摩西在《创世记》1-11 章中记载的要多得多，尽管现代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省略大量信息。但如果现代历史学家要用《创世记》1-11 章的篇幅来叙述 1600 年的历史，他很可能也写不出比摩西更好的内容。

凯勒指出，古代作家也经常使用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并以诗篇 139 篇 13 节为例。然而，诗篇是诗歌，通常不应按字面意思理解。他接着说：

因此，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创世记 2:7）时，作者可能是在用比喻的方式说话，意思是上帝通过正常的生物过程创造了人（Keller 2009，第 8 页）。

如果说创世记 2:7 讲述的是上帝通过生物过程创造人类，那至少可以说是将经文强行套入进化论的框架，尤其是在创世记 1 章已经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旧约学者 EJ Young 对创世记 2:7 中的比喻性语言评论道：

虽然它可能适用于创世记 2:7 中的某些要素，但并非全部。换句话说，即使存在拟人化，也并非该节经文的每个要素都包含拟人化……人是真实的，尘土是真实的，土地是真实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真实的（Young 1964，第 57 页）。

凯勒正确地指出，在《罗马书》第五章中，保罗相信亚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然而，他引用了 NT Wright 2000 年的著作来支持亚当的历史性观点，而 Wright 如今在 BioLogos 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否

认了这一点，认为亚当是以色列的象征（Wright 2010）。值得肯定的是，凯勒认为，为了理解罪与救赎，保罗的论证必须建立在亚当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一前提之上（Keller，第 9-10 页）。遗憾的是，凯勒接受了亚当和夏娃是进化生物过程的产物这一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引用了[约伯记 10:8-9](#)，其中约伯说上帝用他的“手”塑造了他，就像陶匠用尘土塑造泥土一样，尽管上帝显然是通过自然过程创造了他们（Keller，第 10 页）。然而，正如凯勒已经指出的，理解经文的体裁至关重要。正如凯勒所指出的，《约伯记》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而《创世记》第二章并非诗歌。此外，这是约伯讲述上帝如何创造他，而不是上帝在谈论这件事。凯勒认为这种方法是合理的。

……可以解释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圣经问题，例如——该隐害怕哪些人会为他杀害亚伯而报复他（[创世记 4:14](#)）？该隐的妻子是谁？该隐又是如何建造一座居民众多的城市的（[创世记 4:17](#)）？（Keller，第 10 页）

这再次表明凯勒没有花时间阅读神创论文献，因为这些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凯勒接着回答了关于堕落之前苦难和死亡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撒旦存在于创造之中，那么创造就不可能完美：

最大的未解之谜（也是无法解答的谜题）之一是一撒旦在那里做什么？根据定义，如果撒旦存在于世间某个地方，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完美无瑕（Keller, 第 11 页）。

然而，凯勒的反对意见有些夸大其词。撒旦不像亚当那样统治受造界；撒旦和堕落天使的叛逆并没有像亚当的罪那样影响上帝其他受造物的完美。此外，[以西结书 28:12-15](#) 表明，撒旦在犯罪之前一直待在伊甸园里，而伊甸园直到第六日（[创世记 2:8](#)）才被造。凯勒持有有神论进化论中典型的错误观点，认为堕落的结果仅仅是灵性上的死亡（凯勒，第 12 页）。那些认为堕落仅仅导致灵性死亡的人忽略了[创世记 3:17-19](#) 的明确含义，这段经文也是[创世记 2:17](#) 所预言的应验的一部分，并且在亚当悖逆之后立即开始生效。此外，使徒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肉体和灵性的死亡都是因亚当的悖逆而带来的（[罗马书 5:12-14](#)；[哥林多前书 15:22](#) ， 45）。而且，凯勒的观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亚当只是灵性上的死亡，为什么耶稣必须经历真正的肉体死亡？凯勒和其他接受进化论的人必须将[创世记 2:17](#) 理解为灵性上的死亡，因为如果它指的是肉体上的死亡，那就与进化论相矛盾。凯勒没有意识到他关于上帝使用进化论的信念本身就存在矛盾，因为他声称：

世界最终将会更新，并成为它被设计成的样子（[罗马书 8:19-23](#)），只有当我们通过第二个亚当的工作最终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时（[哥林多前书 15:42-45](#)）（凯勒，第 12 页）。

然而，凯勒和其他所有地球古老创造论者一样，必须能够解释创造界将会恢复到什么状态。它会恢复到死亡和苦难的状态吗？凯勒在文章结尾写道：

我的结论是，寻求将圣经与科学联系起来的基督徒必须比反科学的宗教人士或反宗教的科学家更具包容性（Keller，第 13 页）。

不幸的是，鉴于文章的上下文以及凯勒之前的言论，很难想象“反科学的宗教人士”指的是圣经创世论者以外的任何人。他声称自己会阅读神学家和释经学家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以便为他的信众解读，但他似乎对主流创世论文献的论述严重缺乏了解。否则，他就不会提出像“[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简单得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当今教会面临的挑战

马丁·路德挑战他那个时代的教会，要求他们回归圣经的权威，回归圣经本身。路德也曾就创世记第一章中关于昼夜长短的问题，与一些早期教会领袖进行过辩论：

创世的“日”指的是普通日子的长度。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日子是实际存在的日子（*veros dies*），这与圣父们的观点相悖。每当我们发现圣父们的观点与圣经相悖时，我们应当恭敬地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长辈。然而，我们绝不会为了他们的缘故而背离圣经的权威（路德，1959，第 1523 页）。

路德的这番话应该警醒我们，在聆听当今那些偏离圣经明确教导的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和牧师时，我们应该谨记这一点。我们固然应当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长辈并尊重他们，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教导就背离圣经的清晰教导。

如今许多教师实际上放弃了“*唯独圣经*”的原则，转而根据所谓的“自然事实”来解释圣经，这实际上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圣经*”原则。当今教会需要一场新的宗教改革，回归圣经——上帝所默示的圣言——的权威，而不是信赖那些不信的科学家的谬误推测。不幸的是，往往是文化塑造了教会，而本应是教会塑造文化。

结论

这些人用来拒绝接受《创世记》1-11 章中某些真理的论点，并非基于他们解释圣经其他部分时所使用的历

史语法诠释学。他们都允许世俗科学控制他们的诠释学，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使用创造性的特殊辩护，例如“混合文体”、“高雅散文”、“框架假设”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创世日和地球年龄的问题上无法看到更宏观的视角。例如，关于死亡和苦难的起源，这些人最终都给出了存在严重缺陷的答案。有些人似乎甚至没有意识到，相信地球古老本身就动摇了他们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例如，派珀和卡森）。他们接受地球古老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死亡和苦难一直存在。

尽管这五个人都信奉唯独圣经的原则，但当涉及到创世记 1-3 章时，他们却允许“科学”来解释上帝的话语，从而削弱了自己的立场。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

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